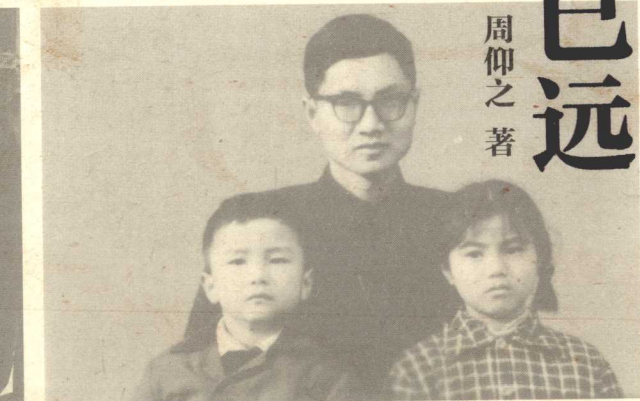




周仰之 著

斯人已远



斯人已远

周仰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人已远/周仰之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321-5793-8

I. ①斯… II. ①周…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8229 号

本书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谢 锦

责任编辑: 于 晨

装帧设计: 钱 祯

斯人已远

周仰之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3,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93-8/I·4620 定价: 3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历史学家一度把过去看作是伟人的经历和非凡时事的展现。如今,他们却倾向于讲述多层次的故事——融合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故事,普通人生活和名人生活的故事,众口一词的故事和众说纷纭的故事。

——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
(《美国史》作者)





位于加州圣荷西市中心的 Capital Club,我常去写作的几个地方之一。在人人都谈论股票投资、高科技等话题的硅谷重镇,书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斯人斯事,还真的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



目 录

001

美丽的益阳

025

上海十年

051

太行之行

067

立波与芷青

093

职业妇女路难行

133

姚家外公、姚家外婆和姚家姐妹

147

深情与无情

167

徐老五与肖妹

201

玉兰花开处

231

医生们

255

学校生涯之幼儿园篇

267

学校生涯之小学篇

291

学校生涯之中学篇

321

学校生涯之考大学篇

337

后记





美丽的益阳



益阳

益阳离湖南省城长沙约九十公里，山清水秀。所谓三湘四水中的湘、资、沅、澧四水，其中的资江就流经益阳。旧时运输多靠水，这近水的地方就富裕、发达，所以自古就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称。在十九世纪末，益阳人见多识广，干净整洁，收入来源多样化，过得很不差。益阳经济发达，文风也盛。唐代刘禹锡曰：“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人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赞的就是益阳和益阳人。

一条麻石地的官道途经益阳到桃江、安化，官道上独轮车日日吱吱地响个不停。应运而生的小镇邓石桥就位于官道旁。邓石桥有三五家小客店，一家小吃店，一家包子铺，两家米铺，满足了夜宿邓石桥的行旅要求，也是附近人家的集市。

清溪村离邓石桥三华里，所谓抬脚就到的地方，有一户周姓人家，那时的日子很过得去，有一百多亩水田，有几座种了梧桐树和茶树的山

丘。梧桐树出桐油，茶树出茶油，都卖得很好。桐油既可点灯又能油家具，茶油主要是食用。益阳人脑子活，周家老爷垂绅又在益阳市开了米铺，在邓石桥也有一座碾子房，自用之外也能带来收入。收入多样化之外，子女也不少，周老爷有五个儿子和数字持续增长的女儿。精明的周家老爷让长子学文化，考科举，其余四子就作劳动力了。会算计的他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其时有几件他控制不了的事让他的家道走了下坡。

第一是八国联军一战中国战败后，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

第二是跟着国际贸易开放而来的洋油，价格便宜点灯又明亮，桐油作为照明之油的用途就消失了。虽说洋油燃烧时发出的气味有毒，但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差，这个致命的弱点就被忽略不计了。无奈的周老爷只好把满山的梧桐树砍掉种上竹子。

第三是源源不断而来的女儿、孙女儿也让没有计划生育措施帮忙的周家老爷烦心。有点地位的他每次嫁女儿或孙女儿陪嫁都不少，久而久之也影响到了家计。无奈的他有一年出了下策，仿照当时穷人的办法把刚出生的小女儿放在箩筐里送到一家富裕人家的门口，放了一挂鞭子就溜之大吉，女孩子算是送给人家抚养了。一般的富户得了这样的财喜也就不得不收下，算是为社会作贡献。谁知箩筐上周记堂号的字样暴露了女婴的来处，那富户就依样画葫芦把女婴送回周家大门，也放了一挂鞭子扬长而去。周家老爷赔钱货没有送出去反失了面子，真是糗大了。此事在乡间流传了上百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资，也超出了周家老爷的控制。

周老爷儿孙众多，家事繁重心事重，年纪不大身体就走了下坡。那时的人不知道体育锻炼，身体一弱又有点条件就越发不动了，四十岁上周老爷去三里外的邓石桥和再远一点的益阳市视察生意，就要儿子们

抬上轿子送他去，五十岁刚出头他就去世了。

话说周家大儿子周仙悌肩负家族的期望刻苦读书，谁知一考再考也没有考上秀才。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是因为字写得不好，所以留下家训：字是敲门砖。流传到我这个曾孙女都练了好几年毛笔字。奇就奇在周家一脉相传字都不好看，只对写字写得好的人钦佩莫名。周仙悌弃文从武想考武秀才，练了一阵子也不得要领，只落下了相公之名。那时对读过书又没有考上任何功名的人都称相公，比如今称重考生或学不成归国人员要客气得多。

读过书又没有考上功名的人可以做幕僚，就是参谋的意思。周相公去湘西做了几年幕僚，见了世面。除此之外周相公耕读之余就教小学生度日。

耕读传家，教书育人，是几千年来中国在野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模式。周相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在今后的时代变迁过程中自信而通达明理思想和行为。

民国推翻了以字取人的大清国，周相公欢欣鼓舞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有新思想但字写得不好的周相公去了县城，当县教育科科长。据说有胆有识的周相公还曾经是益阳县几个首义的乡绅之一，如果当时民国没有成功，那可是要砍脑袋的举动啊。

几年后没了皇帝的中国兴起党争，出生乡野心存高贵的周相公抱定了无党无派的宗旨，当然不受欢迎。把科长的位置让给某党党员之后，周相公就回乡当了小学校长。这一当就当了一辈子，在抗日战争的战乱中七十三岁的周相公仙悌死在小学校长的位置上，没有享过他最看重的小儿子的福。

当时另一位首义的乡绅姓林，为此周、林二家成了世家。周相公回乡之后，林家留在了益阳县城，两家的儿孙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极紧密的

联系,这是后话。

周相公的县城公务员生涯为他带来了一位刘姓填房太太。周相公一辈子的遗憾就是没有考上秀才,刘姓太太可是秀才之女,颧骨高高,精明能干爱面子,为周相公生下了一子二女。这一子就是后来大有文名、被人戏称为文曲星下凡的我的祖父周立波。

刘姓太太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周相公的第三子时,据说梦见了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所以孩子起名叫凤梧,又名绍仪。

生儿子梦见什么兆头是中国的传统,凡是儿子以后有点什么名堂的母亲必有兆头告诉大家。但以我对这位老人家的了解,倒倾向于相信此兆。刘姓太太即我的太祖母刘昭珍,可以说是一位没有拿执照、不收费的铁口直断预言家。让我列几条她老人家的语录,让大家相信我所言非虚。

比方小我一岁的妹妹生下来就死了,我妈妈当然很伤心。刘姓太太就斩钉截铁告诉她不必伤心,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儿子,还会是个很争气的儿子。我妈妈真的在第二年生下了我弟弟,如今是个有为的经济学家,果然很争气。

再比方她老人家在我祖父声名如日中天,在经济上如散财童子般照顾众亲友时,一直告诉亲友们我祖父将会落难而至没有水喝,她反复请求大家一定要送水给他喝。大家只当她老了说昏话,谁知几年后我那有名的祖父果然被抓到汽车上游街,有一天游到刘姓太太原住所附近还真的是渴不可当,而住在附近的众亲友那天谁也没有在场,真的没有人为他送水。

更可怕的是老得迷迷糊糊的她,有一天竟指着刘少奇的大幅相片说:“这个人以后会死得很惨,死得很惨啊。”吓得众亲友恨不能捂住她老人家的嘴,须知当时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正是堂皇的中国国家主

席，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他和毛泽东主席并列的大幅彩照，离他一九六七年惨死还有五年之久。

刘姓太太好好享了几年小儿子的福以后，在一九六二年八十五岁上过世，葬礼队伍从长沙延伸到益阳，送葬的官员、艺术家、亲友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据说有一里路长。她那有名的儿子认为场面太大发了脾气，葬礼才没有被操办得更宏大。依照旧时风俗，葬礼由她的儿子出钱，由她的长孙也就是我的父亲主持，请乡亲们吃了一顿肉做收。这在经济困难的一九六二年算是大手笔，让很久不知肉味的乡亲们念叨了很多年。那时离她儿子开始倒大霉的一九六六年不过四年之遥，真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太太。

我的家乡当时另有一位收费的预言家，人称算命的瞎子张子华先生，他为年少时的绍仪摸过骨。他断言：此人一生不缺钱，但留不住住钱——此言不虚。若干年后，他又为绍仪的儿子我的父亲大人算过命，言：此子是四乡八里最有福气之人——此言又不虚。我父亲大人今年七十八岁。人说他上半辈子有父亲罩，下半辈子有儿子罩，是个有福之人。当然我父亲本人不大同意，认为他在父亲罩的上半辈子里灾难频频，算不得有福气。

刘姓太太的三个子女都继承了母亲的高颧骨，但言词锋利、控制局面方面都不如母亲，寿命也没有母亲长。

周相公的姚姓太太，在刘姓太太之前过世，也生了二子二女。没有这位姚姓太太的相片，但应该是位面容祥和的妇人，这点看她的儿女和她的侄女，即我的祖母姚芷青，就能猜得出来。

周相公只从周老爷处继承了二十多亩地和数间房屋，自然资源不够养活日益壮大的一大家子人，他就对人力资源进行了合理分配。周相公自己当小学校长每月能带回家几块大洋，大儿子负责种全家的二

十多亩地，二儿子送去镇上当学徒学做生意。刘姓太太所生的三儿子天分最高，负责读书。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从小每天让其吃一个鸡蛋。

说起鸡蛋我忍不住要发些议论。我父亲生长在抗日战争年代，营养不良，个子、体力都不如其父母。我生于困难时期，长于“文革”年代，也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主。“文革”时，父亲一再向我母亲宣讲一个鸡蛋的家史，强调其惊人效果，强烈要求我母亲让我们姐弟每天有鸡蛋吃。我母亲想着有数的一点鸡蛋票，对父亲的空谈嗤之以鼻，当然我们也没有每天的鸡蛋吃。我的个头、身段、智力都不如祖父母，尤其是体力没法比，老是觉得累而提不起劲来，现在再加营养也似乎只帮助发胖而无助于其他了。

话说周相公为每个儿子选择合适的媳妇也动了不少脑筋。他为刘姓太太唯一的儿子定下的媳妇，是姚姓太太弟弟的大女儿。谁说乡村没有政治家，这亲上加亲解决多少可能的家庭矛盾？再加上姚家的大女儿姚芷青德容相貌样样出众，大得公婆欢心，让周相公夫妇起心要栽培这媳妇，这到今天都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

前面已经说过了，姚家湾离清溪村不远，两个村子的孩子想必常常在一起玩。周相公早年习过武，刘姓太太个性强悍，生下的儿子身体健康，发育良好，加上每天一个鸡蛋的特殊营养，周绍仪长得比两个异母兄长及同村的其他孩子都高大，是个个性冲动、好动拳头的顽皮孩子，人称凤蛮子。定亲时，两个人还小，当姚家大女儿听说要把自己许配给周家三儿子时，大表反对，说：“凤蛮子凶得很，会打人，我不要嫁他！”

大人当然不会理会小女孩的抗议，婚是定了，小女孩也慢慢地长成了少女，在怀春少女的眼中周家三儿子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讨人厌了。那小子长大后变得文静了，周相公和刘姓太太的秀才基因开始起作用，他变成了在学校年年考第一的高材生，并被送到省立第一中学去升学。

照当时的算法，省中毕业就等同于中了秀才，已经超过周相公了。当然他们已不在一起玩闹，只远远地关注着将要成为一生伴侣的另一半。

姚家四美中的老四像个男孩似的，最为顽皮。每次看见准姐夫从省城回来，就大喊大叫地来报信。姚芷青害羞地躲进房子里，又忍不住偷看穿着学生制服的高大的未来女婿。四妹并不因此罢休，她还会跑到准姐夫面前骚扰，吵着要些零花钱。

这些都由老年的祖母和四姨祖母向幼年的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于她们是一生难忘的记忆，于我也是印象深刻。

姚芷青长得高挑、苗条、丰胸、细腰，背挺得笔直，身材照今天的眼光看好得没话说。她样貌端庄，周正，勤快不多言，做得一手好菜，针线活更是百里挑一。

有新思想的周相公对这个未来媳妇越看越爱，在把儿子送到省城读书的同时，又把这个未来媳妇和两个女儿一同送到县城的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到家政专业缝纫科学习。这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周相公我的太祖父的超前意识和对子孙的深情厚爱。

读书

姚芷青和未来的大姑周翠英、小姑周育英，由周相公安排住在周家在县城的世家林家，就是和周相公一起首义反清的那位。林家未来媳妇贾小姐、余家小姐加上余家未来媳妇汤小姐，一共六个女孩子住在一起。看来当时有新思想的士绅对儿女的未来有半新半旧的安排：既依

照古例由父母安排门当户对的对象，又送女儿媳妇读书以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能跟儿子有相对匹配的知识结构。周相公的了不起之处是他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都比林、余诸家稍差，他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栽培小儿子夫妇的。姚芷青一生得力于那几年受的教育，对公婆一辈子都存有感激之心。

六个女孩以余家的大小姐最为激进、能干，大革命时出任县妇女会会长，她的父亲出任县农民协会秘书长。短暂的大革命失败后，曹姓县团防局长带着兵到她家去抓人，但只抓到了女儿，没有抓到父亲。余小姐实在是年轻，将要被带走时忍不住朝屋顶上看了一眼，又被曹团长发现了躲在房梁匾后面的父亲。父女俩当即被带到大码头，一个被枪杀，一个被砍头。这一场屠杀让益阳人谈起来就色变，他们背地里称曹团长为曹屠夫。曹屠夫多年后也被人用计杀掉，算是为他们父女俩报了仇。

余小姐十七岁的弟弟藏在未来岳父汤姓商人的家中侥幸躲过去了，连夜坐船逃离家乡，从此过着贫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当过兵，坐过牢，干过各种他吃得消吃不消的体力活，后来在鲁迅的帮助下开始写作，自费出了一本叫《丰收》的小说集，取笔名叶紫。余少爷小时也是娇生惯养，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太好，骤然遭此巨变，身心俱创，年纪轻轻就生了肺病，不到三十岁就过世了。

余家未来的儿媳妇汤咏兰小姐，即后来的叶紫太太，身材娇小，有一张五官小巧、皮肤细嫩的圆圆脸，笑起来眼弯弯的很喜兴，怎么看都应该是个有福气的人。她出身小康，娇生惯养，爱看戏，爱吃零食，不会干活。夫家遭此大难，她的一生也变得坎坷不幸。我曾见过老年的她，仍是一脸的福相，说话、做事都慢腾腾的，没有什么主意的样子。

我还见过鲁迅给汤小姐的信，印象深刻的是鲁迅称她为“咏兰

兄”，内容大概是给了汤小姐一笔钱，让她去取。看来鲁迅是帮人帮到底，叶紫生前教他写作，帮他出书，叶紫过世了，又帮他照顾娇妻弱子，还非常尊重被帮助的对象，是个品格高尚、讲义气的人。

除了余大小姐外，其余五位同学一直交往到老年，我也都见过。贾小姐咋咋呼呼，是个常有理，周大姑精明，周小姑厚道，姚芷青最具贤妻良母相。女子职业学校除了教文化之外，主要还是教女红。姚芷青是个中高手，她不但能做各式衣服，还会各种花式的刺绣。外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腥风血雨的世道，她并非完全没有见识、观点，要做什么她的胆子也大得很，但外表看来一直都是不声不响，又快又好地做着各式各样的女红，对周围的人体贴入微。

林家家境不错，社会活动多。姚芷青就懂事地为林家女眷们缝制各种出客的旗袍——旗袍的盘扣、花边最考工夫。特别是在大的红白喜事前，她更常常赶工到深夜，不知不觉间眼睛就近视了。青年时代的姚芷青一直穿着合体的旗袍，戴着无边的眼镜，很有几分书卷气。

八十年代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北京女编辑，在我家看了姚芷青年轻时的相片大发议论，说她一向对二三十年代反封建的知识青年拒绝父母包办的婚姻，另娶有文化的相配女子深表赞同，但看了相片、听了说明以后就不由得气愤起来，这样的完美女子上哪里去找？男人的心真不好琢磨，也许真的只能用“容易到手的就不珍惜”这句话来解释了。作为后人，父母和我听到这番议论也只有相顾无言了。

一九二四年，十六岁的绍仪去了省城读省立第一中学。学费是当时周氏祠堂的学谷（按成绩好坏增减）加上考第一、二名得的奖学金，周相公也还要补些钱。绍仪的压力不小，如果考得不好，奖学金就会成问题，学谷也会减少，书就不一定读得下去了。